

宜黃縣志

藝文目錄

宸翰

前明宸翰

記

宜黃縣學記

重建石碧義泉禪院記

審政堂記

縣丞廳記

遷儒學記



曾章

鄒極

鄒極

孫覲

孫覲

縣治興造記

孫觀

曹山寶積禪院僧堂記

孫觀

仙巖元寶觀記

周夢若

立義橋記

周夢若

重修儒學記

高定子

龍谿寨記

包恢

通濟倉記

曹錫

儒學新田記

鄒槃

龍泉院新塑佛像記

鄒槃

太和院塔記

鄒槃

白土寺普惠大師碑記

黃希

太和院續建塔記

朱文著

敬思堂記

真德秀

龍泉寺重建法堂記

趙希館

貢士庄記

程森

拙逸齋廬記

吳澄

宜黃縣學記

吳澄

仙原觀記

吳澄

迎恩橋記

吳澄

宜黃縣三皇廟記

吳澄

塗山庵記

吳澄

重修儒學記

虞集

紫山全真長春觀記

虞集

修社稷壇記

李仲謀

考功部退恩軒記

呂文質

普濟寺碑記

王一夔

昭愛橋記

何欽

興復社學記

鄒暘

鄉賢祠記

鮑鳳

名宦祠記

鮑鳳

重修儒學記

羅倫

重修搗港橋記

黃漳

黃陂橋記

黃漳

創學田記

趙中宏

西隅鳴山廟記

陳埤

重修宜黃縣學記

羅汝芳

宜黃縣治記

俞世美

宜黃城記

譚綸

重修宜黃學記

譚綸

宜黃縣重修縣治記

王詢

宜黃縣廖侯德教碑亭記

譚綸

預備倉記

傅世俊

新建宜黃縣儒學正殿改向記

馮舜臣

貫虹橋記

馮舜臣

宜民橋記

劉應明

重建宜黃縣儒學明倫堂記

顧所有

永豐陂記

周邦傑

重修宜黃縣儒學記

楊一鑑

馮侯德政碑記

吳仁度

重修昭烈廟記

羅岱

重修城隍廟門記

劉應明

終養堂記

羅玘

朱侯朗源去思碑記

陳孝逸

鄆玉鉉先生去思碑記

鄒用章

增修新城記

蔡邦俊

潭坊萬福橋記

涂柏

陟華亭石橋記

詹爾選

馬停橋記

歐陽振鸞

永思堂記

艾南英

城隍廟記

鄭惇典

三禪院遊記

羅仲

百花塔記

黃士光

許堯友先生去思碑記

黃士光

重建宜黃縣治記

尤稭章

縣治興造記

應昇

軍峰山記

應昇

李公橋記

黃佐

胡惟敬先生捐田記

王善誘

桃峰寂庵老和尚法堂記

羅士宏

文魁閣記

楊奕綏

城隍廟記

黎大觀

文魁閣記

黎大觀

玉山寺開創緣起記

歐陽夢麟

林卉公去思碑記

歐陽夢麟

邑侯黎三湘先生去思碑記

歐陽夢麟

遊文明山記

藍千秋

朱侯去思碑記

藍千秋

劉廣文去思碑記

涂圖

樊公分征舊通記

周禮

邑侯徐公去思碑

周禮

古雲庵記

周禮

宜黃新創京都會館記

沈文

重修南山廟碑記

黃火繡

重興永豐碑記

潘思誠

龜蛇庵碑記

涂圖

鳳岡書院記

張有泌

重修鳳岡書院記

王光燮

新修宜黃縣學記

朱宸

邑侯柳亭張公去思碑記

黃捷山

修建顯佑廟記

黃捷山

顧民橋改建石墩記

吳鸞翔

遷建鳳岡書院記

程卓棟

創建考棚記

程卓棟

重建豐樂石橋記

黃錫禔

黃氏重修尊經閣碑記

李希哲

杏溪余氏義莊記

陳奎

新編石文昌塔記

黃迪筠

序

太平寰宇記自序

樂史

廣卓異記自序

樂史

黃氏補千家注杜詩序

董居誼

補註杜詩年譜後序

黃鶴

送宜黃何尉序

陸九淵

送李教諭赴石城任序

吳澄

送李仲謀北上序

吳澄

譚晉明詩序

吳澄

遺安集序

吳澄

楊賢可詩序

虞集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虞集

送黃誠初首任宜黃司教序

危素

涂子類彙序

鄒矩

贈俞宜黃序

歸有光

棠陰八景詩序

王英

宜黃輕齋成規序

董裕

新建捲雪橋序

葛仁美

會館舊序

鄧來鸞

譚襄敏公奏議序

曾同亨

柱國特進榮祿大夫歐陽大總戎玉臺公功進一

品勳階序

陳盟

青蓮寺紀勝序

羅萬藻

義勇廟序

羅應曉

曾非鳴鰲鳴草序

黃鶴

送宜黃令王春如先生奏績序

涂國盟

程牧村詩草序

沈德潛

玉田寺募修佛像序

鄉用陞

條編成冊序

藕本眉

石碧志序

李來泰

黃山志序

魏宗衡

碧雲山志序

李紱

藍戶部集序

李紱

桐山彙草序

陳恭尹

江右古文選自序

應麟

重刻三湯集序

余棟

縱釣居集序

帥念祖

屏山草堂稿序

錢陳羣

重修通濟石橋序

汪士誥

京都宜黃新館誌序

吳瑄

龍書堂詩集序

吳瑄

讀易齋爻書自序

鄧官賢

吳思忠勸諭約言序

金銜

宜邑捐備試貲序

黃捷山

素園詩鈔序

羅有高

譚襄敏公遺集序

汪廷珍

四書臆錄序

陶澐

小容齋詩鈔序

紀大奎

讀易齋爻書序

羅以豐

崇文書院文會序

黃爵滋

典會新試貲序
校刻二程遺書附錄後序

以下補

計伯隆鹿甸集序
寄程任齋先生序

譚善心
婁堅
菴慎吟

題辭

石碧誌畧題辭
玉山記題辭

李來泰

書後

書白土寺敕書碑後

劉迂

書譚襄敏公傳後

揭重熙

補立曾文之公學記碑書記後

胡虞繼

書李建中章水經流考後

彭元瑞

跋

跋通濟倉記

真德秀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跋程在齋廉訪從軍紀畧後

虞集
鄧顯鶴

書

與江西方伯侯公書

譚綸

與江西巡撫止高安縣分派書

譚綸

與俞邑侯書

譚綸

傳

樂黃目傳

宋史

譚綸傳

明史

譚襄敏公傳

張位

太常寺少卿余公傳

楊 穀

黃定軒太史傳

顧 莼

含光老人傳

蔡兆豐

疏

杜煥寺藏經閣募緣疏

羅萬藻

銘

燕山勅功銘 有序

汪道昆

縣治鼓銘

張募渠

景胡堂銘

陳之蘭

贊

譚襄敏公點將圖贊
謝向亭學士像贊

李 紱
顧 菴

評

四庫全書史部譚襄敏奏議評

啟

徵宜著先賢傳啟

洪占銓

墓誌銘

玉溪先生墓表

吳餘慶

菴儒學教諭余府君墓表

吳 澄

李仲華墓表

虞集

宋故鄒府君志新墓誌銘

孫覲

宋故從事郎涂府君墓誌銘

孫覲

故咸淳進士鄒君墓誌銘

吳澄

程母余太恭人墓誌銘

翁方綱

陳州知府蕭齋黃公墓誌銘
廣西按察使任齋程公墓誌銘

李宗昉
宋鳴琦

祭文

祭宜黃郡王文

王鏊

祭譚襄敏公文

茅坤

祭義勇文

解學龍

賦

驚囀上林賦

樂史

山暉閣賦

涂幾

詩

四言

平寇詩代作并序

涂幾

五言古

慈竹詩有序

樂史

晦堂歌為邑令宋天經作

鄒極

仙人石

徐圓老

鳳岡隱居

吳當

楓林夜月

吳餘慶

十月望日同黃子和至陣亡表第潘翔墓上黃子

作詩二章弔之予因歷叙其起兵本末為詩六

章使從者祗而奠酒以代誄也 曾鳴謙

與子和遊石碧道連天砦而歸

鄧官賢

春日郊遊抵石碧寺

黃士光

秋日南華晚眺

程九區

晚同黃大仰甫登仙人石招搏南共話月出始歸

吳瑄

卓望山對雨

汪德鵬

仙人石

黃曾鵬

宜黃尉李集義遣書問安否小詩為謝 以下補遺

宋 孫覲

徙寓妙覺寺佛會胥父民襍被相過賦夜坐

孫覲

借余東木遊石塢

藍千秋

登陽坊南華山

歐陽文楷

送黃正軒謁假南歸
北山

朱嗣韓
黃秋竹

七言古

曹山

孫覲

石磬

孫覲

一翁亭歌 并序

鄒極

鑑泉歌為邑令吳無求作

鄒極

月菴歌 并引

鄒極

鳳山搽寄孝廉李希哲

鄒元標

紅林寺

劉彬

黃山行

徐鑾

豐山行 併序

鄧官賢

桃源洞

鄧官賢

赤松庵

鄒文路

中秋登石磬看月

吳嵩梁

鄒次魏黃善長携文見過小詩為謝

孫覲

志新遺函介致書餽以巴源紙黃甘珠攬大栗鵝

鮮胎蝦為餉戲作長句為謝

孫觀

獅子石歌
黃曾泉八分歌

黃錫祿
謝階樹

五言律

雲峰寺

樂黃庭

題顯揚寺疎快軒

鄒極

題招福寺檀樂軒

三首錄二

鄒極

曹山

孫觀

鳳山

荃秉經

鳳山觀

呂文質

玉華山

劉崧

四應山贈涂若水

祝嶽

長春觀

楊元溥

自題水竹山房

劉果

刺桑殘月

譚綸

福堂寺

劉鹽梅

遊東嶽觀

徐鑾

羅漢寺

馮舜臣

偶宿雲峰

程百度

同建侯亦杜燕及遊集賢庵尋集柏子宅中和建

侯韻

傅占衡

秋日上蓮花峰

鄧官賢

輓洪介亭編修

翁方綱

龍泉寺

黃蘭茂

玉華山

余寅止

與熊質民丈小飲閒園

余寅止

宿曹山寺

黃慎行

登鳳凰山

黃慎行

硤石村訪洪鑑亭和韻

吳照

遊義泉寺

熊璞

仙人石雪齋

黃錫禕

登軍峰絕頂

黃錫禕

過東岡環山書院東素堂

黃錫禕

鹿岡弔先賢杜子野先生

黃雲

哭張薇軒

黃雲

登石磬

鄒鍾暉

宿香源寺

鄒鍾暉

菡萏禪林

吳嵩梁

贈余誠齋先生

吳照

杏溪訪余子安丈次白戶韻

洪占銓

養馬洲

洪占銓

送符耐農孝廉歸里需次學官

洪占銓

送鄒次賈歸臨川

以下補遺

宋

孫覲

杜子野先生書院

李信

石磬

黃孝升

捲雪樵歌

陳開潤

冀虹漁唱

吳祖馨

梅峰積雪

吳祖馨

鳳岡書院望軍峰

吳祖馨

館中見百花塔

吳祖馨

遊義泉寺

鄒廷樞

斧泉夜月

鄧來岐

送宜黃宰任滿赴調
望鳳凰山

韓駒
黃秩忱

七言律

送宜黃丞周表卿

韓駒

題縣簿清心亭

鄒極

遊曹山

鄒極

赤松寺書事

鄒極

題擬虹橋

黃希

石砦

黃希

寶積寺

劉芑

黃山寺

艾申

鳳凰山

張嶺

遊曹坊洞石

劉彬

送道人涂志靖由都門南歸

朱彥昌

鳳凰山

黎弁

河東渡

涂幾

南源寺

范季隨

卓望山

黃元

鳳凰山

譚綸

同馮邑令舜臣遊洞石

邱兆麟

軍峰

黎近

石碧

黎近

簾泉山

歐陽璉

大司空朱公大司馬譚公同過龍華寺二首

汪道昆

軍峰

余嘉謀

捲雪橋

鄧象賢

夏日同許伯隆鄒逸少黃子和遊義泉寺二首

曾鳴謙

晚同諸君觴石碧下

曾鳴謙

遊石碧

黃鶴

香林寺羅漢松云是唐以前物

鄧官賢

同運兒遊尙輿庵

鄧官賢

夏日偕友人遊松竹庵

黃道生

送宜黃令仲生姪之任便省大翁分司海陵

李來泰

解新淦廣文任歸里二首

吳璩

荆國讀書堂

張應台

石碧次韻

黃錫禕

軍峰春望

余蘭滋

登龍鬚山

黃振鏞

乾隆甲午客宜黃菡萏禪林與主人余誠齋甚契

作此奉贈

羅有高

卓望山

黃蘭茂

譚襄敏公墓

黃蘭茂

硤石漫興和洪鑑亭韻

吳照

送黃定軒給假歸省

洪占銓

送熊靜湖進士得南安學官出都

洪占銓

桃華山贈寂庵

竺庵方外

靈谷 以下補遺

宋劉迂

故侍御鄒公抱節亭

孫覲

志新誦近詩次韻

孫覲

鷄鳴山寺題壁

明尹子和

遊虎錫庵

謝應熊

曹溪湖古

釋道昱

遊曹山寺

鄧化邦

法水山觀漲

張士珩

定軒門長同鑑亭同年新入詞垣喜而有贈

應軒

五言絕

旌陽山

鄧璿

軍峰山

羅汝芳

仙人石

揭重熙

龍泉寺

徐鑿

玉井

鄧官賢

謁九峰定公於汪寺

鄧官賢

定興寺雜咏六首

周禮

洋湖霽照

歐陽師夔

七言絕

崇仙觀二首

吳鎰

妙覺寺二首

孫覲

一翁亭

張商英

送梅山僧二首

韓駒

觀音寺

劉應明

鹿岡書院

黃濯纓

小童山

羅蛟

寶積寺

余日章

遊新庵

鄧官賢

登杜焮寺藏經閣

鄧官賢

西華山

鄧官賢

彌陀石

鄧官賢

雨中遣疾口號呈燕及仲章

傅占衡

中華山

歐陽斗照

桃洞舒霞

黃士光

杜子野先生書院

羅維垣

過善靜寺訪息庵上人二首
宜川雜咏十首

謝應熊
謝階樹

五言排律

妙覺寺二首

孫覲

石磴潺湲亭

鄒極

過小童山懷羅蛟

黃濯纓

石碧

程九區

宜黃縣志卷三十一之一

藝文志

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稽往哲之遺文徵後賢之敘述凡有關於邑之典故興作昭考據而彰風紀者舊志所錄既皆因之復博採先儒文集及近時名作增入若干篇而題咏勝跡詩賦足資吟玩者亦採登焉



宸翰

御製

至聖先師孔子贊

并序

康熙二十五年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邇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敷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爲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摘筆而爲之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旣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奠墻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

此心此理千載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
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勗哉令圖遡源洙泗景躅唐虞
載厯庭除式觀禮器摘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
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
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高萬仞
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御製顏子贊

康熙二十八年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
萬德來萃心齋坐忘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
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曾子贊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
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
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
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
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孟子贊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闢
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
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前明宸翰

萬厯丁丑六月御製祭譚綸文

惟卿端凝之度敏練之才擢雋賢科馳聲郎署初自兵
曹而守澗郡屬當海寇之衝繼晉憲臬而飭兵戎屢著
戡攘之績督撫南北疆土爲之肅清修築墩臺邊圉賴
其保障薦登卿貳遂正本兵區畫悉申機宜調遣每聞
捷報久勞師旅殫竭忠謀倏以訃聞良深悼惜特頒恤
典諭祭遣官英爽有知尙其歆服

萬厯丁丑七月御製百日祭文

惟卿厯事三朝薦登九列抒忠體國罔替始終胡不憖
遺以終遠畧追惟淪謝百日倏臨諭祭再頒尙克歆慰
萬厯己卯甲辰御製下葬祭文

惟卿敷厯中外屢建奇功忠藎素孚險夷不貳方深倚
毗胡云淪亡日月不居奄臨窳窳飭終從厚治葬有儀

宜貞集志
惟爾冥靈慰於幽壤

贈諡勅命文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盡瘁事國人臣旣懋建乎勛庸崇德報功朝廷自優隆乎典禮義有關乎激勸情何間於始終爾故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譚綸文武通才甲科英望爲郎而請除倭難聲名已重於留都擢守而倡義募兵功伐益徵於台郡奪情再起所履率皆危途敘績屢遷所投無非劇任閩南時厯尸祝不忘奠定之恩薊北共稱墩臺實資保障之益中外閱歷建樹宏多迨正本兵克修邦政民具瞻仰方資吉甫之謀猷天不憖遺共悼武侯之殞沒追維往勩宜備恤恩茲特贈爲太子太保諡襄敏錫之誥命於戲歷仕有功允協僉同之公議雖亡不朽永貽垂後之令名英靈有知明命克祗

北京午門內道旁碑文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大司馬大將軍譚綸爲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克濟大勲今邊陲未靖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不意太陰侵犯上將遽殞其命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歔歔流涕思盡心爲

國之臣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也但著其勲烈鐫於金石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勲親製道旁碑廕其長子河圖世襲錦衣衛指揮幼子洛書世襲國子監監正觀其平昔言簡慮精純一不二凡受命而出卽成功而還每不自矜蓋因先年驅馳南北精力已疲復籌畫兵戎心血久耗忽於四月初三夜痰疾陡作病故京邸此臣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卽今英魂戀闕銜結以報生前之遇朕日夜哀悼賜諡襄敏嗚呼雖漢之武侯不是過也故製萬曆五年歲次丁

丑八月初五日

已上俱襄敏遺集榮哀錄

宜黃縣學記

朱曾 鞏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
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絃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
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社養
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投捷之法以習其
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免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
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
辟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
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

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
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
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
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
業萬世之策皆得之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
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
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
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肢者
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
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
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
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
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
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
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
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
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
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

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
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
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
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
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
復理皇祐元年曾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其
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
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
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漢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
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係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
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
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
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
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鳴而四境之
內嚮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
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
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曠其
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

需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蓋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

重建石碧義泉禪院記

宋鄒極

撫州宜黃之西南二十里有山曰石碧踞於曹黃二山之間竝小溪緣石磴縱橫稍埽或約或涉前室後坎如絕人境徐望諸峰宛若畫圖映以喬林秀水帶以蒼烟白鷗而碧兀起數十仞正據其中卽其旁瞰之如巨橋橫空瑰恠可駭其上三疊善緣者能出其罅使人不敢仰視循徑而造其下則巖之東壁可依以居夏涼冬溫眞仙聖窟宅唐肅宗朝馬祖結庵此地獵師逐鹿一言悟道是爲惠藏禪師領徒數百住山三十年以弓箭接

人晚得三平一人而已自爾四海九州咸知爲名山其
後院廢無籍考歲月至慶曆中官始營其產君與院基
隨屬民戶然時有方外之人遊居其下元祐二年秋有
僧曰至庠自貴池杖錫而來先閱君之東北隅有所謂
滴油巖者卜棲焉不攜一僮不儲一粒止編荆棘以避
風雨晝處夜臥寂無怖心南巖先有僧居或與鉢粥飲
賴以養命如是者累月旁居之人稍欽慕之漸造而丐
其語庠師接以淨土教有里俗年垂七十平生囂訟屠
酷攘斂刑禁不止一日造其巖稽首求哀願洗厥愆長
齋授經施財作室以安師寢於是遠近趨附背惡而向
善者甚衆先是徐君濟建書堂於北阜而南觀君子姪
肄業其中皆次第登科予以庠師入山之秋繇本路提
點刑獄公事丁先子憂解官抵家適同其時明年始聞
知相見接語審師有道佛法祖心融而不二故因惜古
道場之湮沒思有以振之而徐氏諸仁爭欲出力然未
能得其地逮七年春居院之古基者輒夢神物擾不安
寢且造師願出其地而遷其居師以示余余卽施財售
之捨入本鄉義泉院院在上源巖苦水澗摧塌之患理

請於縣徙其額而建焉余先造寢堂徐氏諸仁分造法
堂廚庫其他樂施之士各隨所占蓋雲會堂移就正殿
立三門起二閣經營之難越三歲乃就庠師遂住庵所
以定規模運材植衝冒寒暑督匠乞食終始師之功也
功成不居欲往憩貴溪之仙巖前住持僧戒明辭院予
率諸檀越以狀白縣請師住持縣上於郡郡守王公已
知名移文下師之來歸邦人老幼歡呼滿道鄰邑信士
亦踴躍而至其善化人如此惜夫參學之徒區區遊行
唯擇供施之厚羣往而蟻聚能如蟬蛻而甘寂淡者罕
見其人是院不附通都大邑地僻而產少其徒宜未之
盛又其棟宇之材金銀之飾皆約以中制不侈不陋蓋
嘗病世俗之愚奉佛太過至有不顧父母妻子之養殫
竭財產以要福利謂宜得罪於佛何福之有則今日石
碧重興豈特成利一刹而已哉崇寧元年九月邑人鄒
極記

審政堂記

宋鄒極

宋君天經治平乙巳來宰宜黃宜黃上接虔化旁屬南
 豐亦不得為無事之邑君下車視事乃斷然自發其明
 而吏胥無敢言人無敢議越明年丙午令行而訟簡於
 是新其堂於廳事之旁曰審政堂堂在山下射亭之前
 有花有果有茶株蔬圃而於暇日足以同僚佐賓客設
 酒以行射則拈花摘果啜茶茹蔬盡其有而為之歡君
 不於景態之中榜其名而必曰審政云者君為意美可
 見已始余方應舉時密邇君治凡期有半而甚熟君之

寶貴縣志
行事今年丁未余罷官歸而始從君游愈邇而愈熟也
則請余記之何爲而辭哉余庶幾得發於言而誌於後
者嗟夫世之人有以高爵厚祿榮侈天下而後差慰其
意使長一邑僅百里之地則切切然憤歎謂此何足以
展吾之才於是肆喜怒以虐百姓專侮奪而奉一身要
其本心惡其爵卑而祿薄而不知百里之責至深至重
而士君子可資以行其道也古人有言曰從善政審思
敬今君一日於此民有未通之情而情有可疑之理則
必詳之堂上而訊之堂下俟其情見理真而後決君異
曰去歷顯位而此邑之人莫不望君之堂而思君之爲
人又將見世之覽余之文而敢輕百里之責者爲君少
愧也治平四年丁未歲十月邑人鄒極記

縣丞廳記

宋孫覲

宣和六年春太上皇御集英殿唱進士第覲時以尙書
員外郎叅詳貢舉待罪庭中見周君執羔表卿中甲科
第二人臚傳一出自天子至於公卿左右侍從之臣闕
寺官伯持盾執干宿衛之士皆指目歆艷以爲寵明年
大學選建師儒表卿以高第入爲博士行且用矣會乘
輿幸江淮區內俶擾百官奔走失職頓仆道路表卿曰
方寸亂矣吾不能遠去吾親遂調宜黃丞以歸時宜黃
新被兵環數百里爲瓦礫之場令丞雜處民間夾於茅

葦篁竹之間余南遷道臨川表卿勞余境上道舊故以爲笑樂無戚戚不滿之意逾年而鄧令端友始大其治所表卿亦事於丞廳於是排蓬藿輦糞壤垣故基而一新之大屋渠渠凡昔所有皆具余聞太息曰自建隆以來天子親試天下士上之三人不至於公卿蓋無幾矣表卿發策殿中擢第二以太學師儒之官屈佐一縣於瘡痍塗炭之餘無屋廬以禦寒暑無卒吏以給使令無四方之物以供朝夕之奉日治簿書於塵埃筆楚之間且代去矣又增治垣屋繕器用以遺後人其益勤不阿宏毅深博不見愠喜殆未可以世俗趨舍量其心也余聞不泄邇者所以致遠不遺細者所以圖大表卿儒先宿學不倦於小官而屑爲之所以志遠大者豈不一快於宜黃一出作入息之頃哉若夫縣治廢興之所由終始落成之歲月與夫材用之所從出端友屬余文書之詳矣不復再見而以心之所歎慕者爲之記紹興四年甲寅歲正月八日晉陵孫覲記

盜賊蠡起鉏耨棘矜長鎗大劍馳騁於百里之場不習
俎豆化爲侯王者十八九州縣官吏簡料丁壯豫備儲
時以應上之求而已奚暇及度外之事今宜黃隸撫州
爲大邑比屋萬餘家紹興初殘於盜民之死於兵者大
半延平鄧侯庾宇端友以右朝奉郎爲縣於此而治其
所當先者則立學宮祀孔子補弟子員充入之殿寢言
言崛起戎馬蹂踐之後人固疑其迂而不切緩而不急
也余曰導衰亂不軌之俗莫如吾禮義之教訓武人不
孫之暴莫如吾儒者之功漢高帝已滅楚而魯以小國
而獨不下帝怒欲引天下之兵屠之終以禮義之國而
止六館之士將從朱泚之亂一何蕃起而叱之而六館
無受汚者以百戰之兵束於禮而不能抗一障之乘羣
惡之鋒屈於義而不能加一介之賤彼匹夫之勇悻悻
投袂斫案不忍一朝之忿而快意於一擲者豈可同年
而道哉鄧侯精通吏道餘以儒雅不爲赫赫名譽獨能
緩靖一方於疾痛呻吟之後度長絜大又進諸生於學
館棲士之廬廩士之餽肄業之書問道之室無一不具
絃誦之聲洋洋乎庶幾如古所謂武城者余聞十室必

有忠信三人猶有我師况此堂堂一邑之大豈可謂秦
無人哉讀古人之書學王者之事出而試之必有濟艱
難於一時追前哲於千載大儒之效豈非學者之所願
與侯曰是吾勸學之意也遂以爲記紹興四年冬十二
月晉陵孫覲記

縣治興造記

宋孫覲

紹興元年春盜起虔化誘脅眾數萬相煽爲亂圍建昌
不克遂陷宜黃官寺民廬一夕燔烈爲灰燼部刺史驛
聞天子詔將吏發兵捕誅盡夷其黨貸脅弗治夏五月
師還於是公私掃地赤立斗粟千錢饑疫相薰民之竄
走山谷幸而不死者皆餓死頭顱相屬於道數百里無
炊火焉令丞佐僑居野處如寄客簿書棧列無所吏抱
牘藏於家獄訟賦役失其平商旅不至市無鷄豚晨夕
之須無所得凡仕於邑者指日待更不爲斯須計留也

三年有朝奉郎鄧令端友來涖茲邑鉅治強梗發紆隱
誦期年政成輿人誦之時兩尉弓手怙衆爲奸利官弗
能禁意小忤則嘯其朋盡甲而出羣噪大呼劫請賊謝
率以爲常令曰是可忍邪立捕首亂者七八輩送獄斬
以徇而釋其餘自是縮頸屏氣無敢譁言於道者則又
修起學宮立孔子像春秋釋奠屬邑民之秀者習禮樂
其中然後大其治所重門洞開堂奧靖深舍羣吏於東
西兩廡積藏勅書於門之樓上決事之室燕休之齋犴
獄庫庖廩皆具爲屋若干楹高明壯麗稱邦君子男
之居乃伐石圖文字刻示後人而移書二千里屬余文
以爲記余曰宋受天命宇內晏清際天輟海無一夫嘯
呼之警地大人衆邑屋相望大家巨室特起乎神州陸
海之中粟窖金穴錯出乎四達九達之道神林鬼塚浮
圖老子之宮接軫乎山區海聚之間養牖繩樞桑麻果
蔬之隴連屬乎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可謂盛矣靖康之
變極四境所環冰銷火燎無尺椽寸瓦之遺一時君子
避讒畏譏取具臨時通都大邦侯牧之貴往往編竹爲
障僅蔽風雨今宜黃在江右窮處不足以資進取爲名

譽則靡靡然日入於壞固宜鄧令之來以爲縣令百里之望不可與吏民雜處此土也然不以勞民先是諸惡少之從盜者官錄其資沒入之獨空舍數十區尙存乃命工撤取之凡棟楹櫨桷蓋瓦級塼之具皆出於此落成之日邑人不知材用之所從不見役使之及已流遁四歸樂生興事市區賈肆民居客邸閭閻相接漸復其故則更治酒稅增立垣屋程課入室姦偷悉存方略收其贏十倍嗚呼鄧令端友可謂能吏矣余嘗謂喪亂之後百廢委地如大樹之顛非天下之豪傑不能振起學士大夫圖當世之務皆如鄧令挺堅特之操奮其億於瘡殘摧敗之餘乘時就功無厲民賦衆之煩而一日之作軼於百年累世之迹雖中原故地可復而有也而况於一邑乎鄧令諱庾延平人端友其字云紹興癸丑歲十二月晉陵孫觀記

曹山寶積禪院僧堂記

宋 孫 覲

曹山距州治之東百二十里魁大秀偉雄視一方有大
 比邱號元證避五季兵亂顧見此山結屋居之今為寶
 積禪院谿谷邃深有泉淙然溢於山之腹而附脅以出
 梁石為渠水行空中而墜之庭鏘鳴如環珮之音又折
 而東伏於山下日濯山畦水窮壤斷茅竹蒙翳獸蹄鳥
 跡交縟於懸崖亂石之中不類人境故寺之興及今百
 年屋壁間無一人記遊長老了如少年學道得出世間
 法事佛齊眾嚴整如官府會方丈遇隕石震壞眾議相

與出力鼎新之了如曰寺有僧堂歲久腐穢蛇鼠所穿
日星下入風雨之夕遺濕五遷臥不安席公等將築室
館我決若營此與衆共之於是雜然稱善時有將仕郎
鄧君經出而言曰此豈吾家祀父廡營吾當嗣成之不
可使他人捐一金也未幾庀徒伐木撤葺爲新堂成雄
麗靚深爲一時偉觀而四方之遊者日至食指千餘倍
徒他日了如乃具石求予文記之自佛法入中國至未
興逾百年衡嶽廬山錢塘天台佛會之盛甲天下靖康
之亂一變爲茨棘瓦礫之場僧尼周走道途佹佹然無
所之徧州下邑山崖水濱仙佛所廬尙有存者久懼衆
不能容則喉兩夫制旋立其門以拒絕之甚者營貫粟
畜妻子牧雞豚以自封殖俯而啄仰而四顧惴惴然恐
戶外之履入也了如獨不然謹身苦志不擇所安更爲
深居大屋會其徒而食之鄧君又能繼成其美祖孫三
世厯百年捨所愛而作佛事皆可書也紹興二年十月
晉陵孫覲記

仙巖元寶觀記

宋周夢若

宜黃距撫城百二十里僻在一隅而山水清越則爲江
右最縣之北不五里間有仙巖山巋然拔秀於羣峯中
峭壁峻嶒高聳萬仞倚山有元寶觀基址輪奐屹立半
空殿宇崢嶸廊廡靖深危簷壯棟橫截於槎枒石罅之
下老松修篁環拱於縹緲雲霄之間地無蛇虺蝮蝎之
毒居無卑鬱蒸濕之氣開軒闔戶鈎簾宴坐則有萬山
周匝排闥送青而川壑之迴旋雲烟之出沒風雨之晨
雪月之夕變態百生不可名狀殆非人間世也予自梁

谿來宰是邑簿書餘暇嘗拄笏登覽愛其規模雖小而
氣象甚偉槃礴游憩日暮忘返尋訪觀之廢興而莫有
紀其實者主觀道士胥遁樞性質靜厚喜客無倦色弄
琴奕棋尤高於流輩以得於所傳聞者告余曰此晉王
郭二真人問道尋師愛此山川之勝卜築於是遺址故
跡隱然尙存因指其巖阿曰石窟幽深氛霧吞吐器塵
下飛炎燠不到此非拂霓洞乎華楹丹榜輝映空闕下
瞰林表宛若圖畫此非凌空亭乎廣袤尋丈苔蘚爛斑
不磨不礧溫潤如玉此非朝真石乎是皆真仙往日積
行累功與道浮游之地雖千古不泯可也癸卯夏秋之
交遇天旱不雨陂澤乾涸禾稼就槁遍走羣望雲霓不
生父老相率以請曰令尹須游仙巖乎二真靈異之蹤
嶄嶮此方士庶人所歸嚮也盍往祈之於是涓日齋戒
率僚屬具蘋藻之供攀蘿躡蹻投誠謝過於星壇之下
奏章之初碧天萬里如燉如焚已而雲翳四起雷電倏
作掩曦御於扶桑鞭臥龍於滄海甘霖旣降不崇朝而
足溝池溢流焦枯回色黍稷之興一日萬頃縣官賦辦
且有遺啄以分鷄鶩矣噫嘻自二真仙騎青鸞駕白鶴

遠遊於桃源蓬島汗漫之鄉似與塵凡迥隔而不相接
今乃叩而應欲而從反早曠爲豐穰變愁歎爲歡樂猶
影之象形響之應聲者何哉豈神雜處乎冥邈而其一
念一慮未始忘乎人邪予嘗考二真仙得浮邱師於華
蓋山授以修真煉質之訣相繼飛昇其言有曰吾等住
山當福民庶又曰吾去後遇蟲灾旱潦疾苦急難於此
山禱之吾當以福澤應之卽其言知其心斯民何幸焉
仙巖去華蓋山止百里許感通之驗無彼此之間豈不
休哉王乃方平之從弟其得道之本末流傳於世者自
有碑碣傳記以載之予不暇復云

立義橋記

宋周夢若

淳熙辛丑冬余挈孥累之官宜黃距縣治東有大溪橫截於其前跨溪有橋圯朽摧折半爲驚湍漩瀾飄溺而不存因歎曰吏以愛民爲職向居官者乃不能出捐帑藏因時興續以濟往來而使病於徒涉何也旣尸邑事此心雖未始忘然智術乏催科之長版帳有愆期之責日對簿書感額危坐左支右吾窮於料理則又歎曰今日人病涉抑予之罪焉爾又念此橋不辦於官則或賦於民可乎以吾邑叢居環處不啻萬戶富家巨室連費

此屋哀衆而爲之亦甚易一日涂君祥仲叩門具以告之祥仲曰橋之不成正坐是甲可乙否彼是此非務蓄積者蓄於輸財名壯勇者畏於出力愒曰玩歲戛戛乎其難哉因謂余曰公無憂以吾歲入之租蠲伏臘之用棄而爲之亦何俟於衆於是策杖臨溪相視旣畢規模乃定採木於林鑿石於山障其流之奔衝窒其隄之崩缺衆役並舉井然有條又選門下材幹之優者董其工程課日取辦一金一粟悉取於家而無靳色盡徹舊制斬然一新始於八月之初成於十月之末計其成不計其費之多也其修百餘丈凡四十八架距橋東西各立亭以憩行者又建華閣於橋之中塑僧伽聖像以鎮水恠之出沒故昔之病涉者今則往來怡怡如履周道不擇晝夜期會無阻絕之憂行商免淹滯之歎負乘扶攜各適其欲爲惠之博豈止一邑而已哉橋落成屬余以名之余曰以數十年已壞之梁人懼其難成而君辦之於一日以闔邑萬戶之衆不肯受其責而君獨任於一己則君之義風可嘉矣余謂義之重輕係風俗之厚薄以義爲重則同舟無胡越之殊四海有兄弟之親况處

宜黃縣志
鄉黨乎以義爲輕則形骸隔而爾汝分藩牆異而比鄰
別於鄉黨又奚卹祥仲以濟人利物爲心能爲人之所
不能爲然諾不欺有古烈士之風回視義風淪亡久而
不振一旦慨然特立扶持而興起之豈不快哉經曰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請以立義名其橋要以勸示來者淳
熙十年閏十一月之吉左承議郎知撫州宜黃縣主管
勸農營田周夢若記

重修儒學記

宋高定子

宜黃舊有學在城隍廟之北紹興初爲寇所焚四年邑
令鄧君庾復立學於今所紹定三年盜發鄰壤學宮就
燬惟大成殿獨存凡更十四載縣惟期會是趨邇及繕
修之事宗室趙希黠爲邑長於斯二年而端緒就曰吾
徒自孔氏道燹之學何所施乎而絃歌弗聞予惡焉升
孔子堂環視周覩而歌子衿乃招諸生商之曰縣雖單
乏吾猶當勉所當事於是與丞李琪主簿黎琦各捐餘
廩爲經始計鄉宦瑞陽守曹侯錫率里中子各併力以

相其役本路漕臣何公處久聞之亦捐錢百萬爲助是
斷是度革故而圖其新興廢而復其舊奎閣翬飛其前
庠門翼蔽其外禮殿中居講席後設齋廡臚分公養有
所若拱若揖輪奐一新鳩僇於淳祐三年之八月考成
於十月之朔且縣寮吏行釋菜之禮學子鼓篋而入於
是息於是遊講肄復如初正曰曹萬錄曰唐舉等相率
而言曰修泮宮有頌不毀鄉校有頌侯以賢德善俗興
學教民今校宮燦然復興吾徒頌歌固其所而修復頌
未未有紀之者將何以昭示將來吾聞臨邛高氏其爲
人也好善侯以鄉黨雅故盍移書以告諸定子因謂是
邦之學南豐曾公嘗爲記其論先王立學之本近而叙
倫明德養心修身推之化民成俗涖官臨政靡一不備
蓋放四海歷萬世莫能以易顧予何敢僂言然嘗思之
古之教法切近而不迫故其爲士溫厚而不浮閭有塾
則百里之內皆有師也黨有庠則以教閭中所升者也
術有序則以教黨學所升者也由是而國有學則又教
鄉中俊造所升者至是而後論定論定而後官之凜乎
有條而不可紊方士修於家則朝夕受於塾新稻一入

則餘子皆入於學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教訓靡日而不修上老坐右塾庶老坐左塾出入無時而不謹日無紛華之悅而心藏乎事物之變身申孝弟之義而學之於行有餘力之時於是而烝髦士於是而得秀民於是而興德行道藝始之不出閭里終也成教於國非若後世庠序之教遠爲無方之遊其說曰雖有離憂而其志則樂寧舍朝夕之養而求爲父母之榮習俗移人雖賢者亦爲是論夫何與古人修天爵之義若不相似是則縣之有學蓋使鄉子弟得所舍止以考德問業不違父

母宗黨以修其孝弟忠信教先率謹使人油油乎翼翼乎優游涵泳之餘是豈有修此而要彼得彼而棄此者乎雖然學宮之建也諸生觀此亦當有發獨不思昔者之學燬於寇至人情重於改作尙幸禮殿巋然卜斯文之未朽一旦葺而新之茆蓬蒿爲芹藻易瓦礫爲壇宇是誠在我而已學者得此於目擊也蓋亦修容體而求與乎宮墻美富之觀尊德性而圖進乎高明光大之域則是學之建又不足以發吾之天乎升堂濟齋當有會於斯淳祐四年夏四月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提舉臨

官黃縣志
安府洞霄宮臨邛高定子記

龍礫寨記

宋包棟

內地之人爲備寇計猶邊境之人爲備虜計也有土豪
焉自據勝地以置山寨自辦糧食以給土軍謂之忠義
無累於郡縣而可以濟官軍之所不及他日虜猝至則
險固精勇此足以自衛而亦不求勝於彼彼雖攻之亦
不能爲害於我也今長淮非一所也其來久矣若內地
則所患者寇亂耳苟有鄉官如土豪以忠義自奮大畧
依邊境之法而行之則雖寇徒克炤之新熾未必至如
虜騎強敵之難應何足以爲患哉今宜黃侯君銳之事

是已蓋自紹定己丑庚寅間閩寇四起所至火民廬空
民財戕其性命虜其妻孥莫有能禦之者遂至橫行及
撫諸縣之境而宜黃諸鄉被毒尤慘時候君所居在崇
賢鄉之鵬峯雖能糾鄉民爲義丁率衆戮力與之抗而
鄉井爲所蹂踐者已多矣君因慨然歎曰今日之患已
往雖姑曰不咎後日之患方來可不深慮哉據勝地置
山寨之法於是乎行之真有不可緩者矣乃擇地得名
曰龍磔者兩峯對峙高險可恃泉瀑旁流幽深罔測山
巖峻拔上實平夷可居千戶而容萬人殆似天地特設
險以爲避亂拒寇之所者以之立寨其上寇至則登寨
出其强者與之戰而期於必克寇退則反各理生業人
人可以自固此豈非避寇之良計乎公復慨然歎曰如
依寨出戰非有食何以戰哉因寨爲守非有食何以守
哉辨糧食給土軍之法於是乎行之又真有不可緩者
矣乃自出米三千石又率族之有力者助之倉于寨中
專以給義丁而名曰義倉當東作而散以濟其力農如
屯田焉及西成而斂依淳熙法量收息二分僅以增其
數可以遠及而持久出納主以子弟無秋毫擾萬一再

遇寇如他日則兵與食俱足寇其如吾何又豈非避寇之長計乎侯君今授贛州信豐縣尉素負意氣欲立事功故能在鄉爲是守禦之備鄉人實賴之使每鄉有爲者例若是則雖有巨寇無能爲矣百里之內安於田里其利溥哉又在後來者世守其法勿替勿壞則雖使之數百年安固常如一日可也淳祐戊申秋八月朝請郎權發遣福建路轉運判官兼知建寧府包恢記

通濟倉記

宋曹錫

慶元元年今天子講荒政制詔州縣勸民出粟以賑饑者邑大夫蔡侯師言敬恭上命求其均一之術深惟宜黃隸於撫厥田比四縣雖號上上然田少而山多歲或不登野有饑孍者議賑糴通取鄉邑之有餘獨賑在邑之不足鄉則不與蔡侯知其非是乃籍其家於邑者賑於邑家於鄉者賑於鄉於是始無一夫不拜君賜吾鄉距縣十五里力可以及人者才有七八吾家與居一焉就鄉以度民食以主戶自給之外難於糴者家以百計

口以千計自蔡侯出戒令咸以爲便誰敢不倒廩以濟
闕再歲邑侯攷實以行予兄弟因相謀曰晦庵先生請
於朝乞令天下鄉立社倉簿自足以濟貧乏後弗果徧
行建昌南城吳倫獨依其法立六庾於私家識者韙之
我先人亡恙時慕其爲人志未及施不幸以歿今縱未
能一如先志獨不念之以備凶荒可乎四年八月謀旣
定擇日鳩工建倉於屋西繼自今計家所有之田歲收
畝十升以入充盈則更置以貯焉遇歉則發官府文移
與否一切不問斗升必等價值必平斂金而藏不以移
用秋成又廣其糴以待來年之乏非惟儲畜得以羨斥
抑使鄉場爲樂土也雖然余兄弟能行之子孫能無改
乎吾爲此懼故記歲月以貽之紹定癸巳正月元日男
承義郎錫拜手摹刻

儒學新田記

宋 鄒 槃

淳祐紀元之八年尚書省牒下臨川郡以宜黃縣開田
畀學養士從計使荆溪先生吳公子良所請也縣素號
多士遭世休明風化陶淬儒學日盛絃歌洋洋乎達乎
四境自皇祐建學於今五遷蠶弊咸易賁益新唯米
廩屢空供億亡具不足以延冠帶輟衿佩先是賢師帥
因寺之廢者吏之籍沒者訟之兩負者收其田租俾贍
用歲得三百斛補常職五六員以表領袖而生徒未有
及焉月書季考備載著令雖欲舉行其道無繇爲邑長

者間能輟他費指已俸選試開供率皆黽勉從事不過
食一二十人纔數月輒不承權與至紹定庚寅鄰寇猖
獞民有怙亂抵罪計臺籍其產以給寨兵其餘曠弗耕
悉舉爲閒田邑人士倡義集金欲買之於官斷荒蓄租
以助續食介邑令爲之請而主者屢執不可士論鬱伊
久之適程君靈炎以豫章儒來宰吾邦下車之初首朝
於庠告朔再至則達觀於夫子宫牆自基徂堂徘徊顧
瞻仰而歛俯而噴曰席而卷講之曰奚鮮戶而闕誦之
響奚寂貳令倪君立具以前事告則又頷而釋曰昔之
諸善爾昔之時否爾夫言政而不及化彼且視稊米如
邱山議之格也奚惟今荆溪先生之爲計使也明於本
末之序辨於義利之分其爲道也蓋將派洑泗滙伊洛
泓涵乎璧流演迤乎西江以漸被乎天下條教班班莫
非爲扶植風化地以斯時請宜茂不可吾今爲若請旣
而郵傳星馳書諸響答盡破吏議之拘掣力却其願輸
之直徑上其請於朝朝家謂所請爲宜亟報如章報下
之曰合邑動色投袂襄舞咸謂耳目親記創見希遇也
良農嚮化率義競勸翁供敗事焚萊剔蠶芟柞敘施履

恒書集卷之二
畝而計蓋三百五十有奇今年其舊明年其畬期以三年歲可收七百斛悉簿其段落名數審印於計臺以詔永久於是鳶飛魚躍之士咸願刻諸石章以昭大惠俾槃述其義辭弗獲乃諗之曰我國家尊尚儒術培植善類教誨飲食汲汲如恐弗及旣俾州縣建學又許之豐其田產俾得厭飫安燕遂其藏修游息之願其爲斯文幸也多矣然其意亦曰正原本以表趨嚮託禮貌以興視聽固非以口腹之賤待謀道君子也聞善養而作興感育材而喜樂修禮以畊陳義以種毋秀而驕毋苗而掘仁有熟而道可穫期仰稱乎錫田之初意豈非賢令佐賢部使者之所深望設不然糜廩粟而蠅營戀壘鹽而狗苟徒知觀其所養而不知觀其所自養雖有此田如無此田有非上之人所敢知矣詩不云乎薄言采芑于彼新田願以此勉新美之功僉應曰諾遂爲記是歲十月之望邑人鄒槃記

龍泉院新塑佛像記

宋 鄒非熊

龍泉寺住僧宗信過余曰有鄉善士胡汝出囊錢二百
 萬新佛像飾佛宇做層簷護綺疏潔几皿藻繪晶熒丹
 髹焯煥工告備乃大設水陸供以歲事礱石請記之余
 每暇時徜徉僧廳浥林泉清風寺環兩山背倚高峯面
 鳳臺石下瞰芙蓉距縣密邇環翠葱龍中峙佛宮真勝
 地也聞諸宿老言宣和己亥歲嘗廢今天王寺為神霄
 宮緇流散徙僧祖仁化緣茲山於羅才結屋數椽以安
 其徒居亡幾何天王復舊祖仁歸故棲而俾智燈生之

智燈詣臺府請新寺額曰龍泉極力營辦建崇佛之殿
演法之堂鳴鐘之閣儲經之藏積稔乃克底於成流虹
慶節官吏民庶祝釐於此繼智燈者曰海瑩續葺彙之
勤今宗信又能續海瑩未就之志遂振起之誠可書也
然物有興必有廢有成必有壞廢壞有數興成有緣予
問今日寺之復興宗信能保其不壞乎曰不能余曰有
如必誠者嗣爾能幹蠱繼繼不絕復有善信如胡汶者
能不靳施更閱數千百載可以勿壞也宗信曰佛法無
上聖壽無疆雖與天地相爲無終窮可也予嘉其說遂
書以爲記嘉泰三年秋朝散郎新知象州軍州兼管內
勸農營田事鄒非熊記

太和院塔記

宋鄒非熊

紹興十有二年二月解佛塔於縣南始有塔也粵有大
居士施隙地穴土定基瘞佛牙舍利俾浮屠氏智明率
衆鳩工輦土運甃其累七層下廣上銳周阿峻嚴飛簷
列檻雄峙屹立丹堊炳煥亭亭太空闔境讚仰爲殿爲
堂爲廡爲佛像數月而畢五月郡守徽猷張公滉定其
額隆興癸未紫微張公孝祥正其籍淳熙丁未值塔之
前建華嚴閣面經其上簾飛映帶蔚爲偉觀智明徒弟
正一海月慕宗繼宣其勤用能表鎮一方垂耀無極居

士之子曰彰偕孫巽貽書曲江曰歲月幾積塔記未作
顛末弗傳願識金石余聞命日記憶宿老言凡官廨皆
南嚮吾邑治獨面東茲塔位鎮丙丁顯越離明當有奇
才輩出軒輊昭代迄今文物彬彬不乏斯言其將驗乎
天地無有壞時此塔不壞居士之名不朽居士姓涂名
中字和叔爲宜黃甲族云紹熙三年秋邑人從仕郎知
韶州曲江縣鄒非熊記

白土寺普惠大師碑記

宋黃希

隆興元年冬十有一月己丑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臣安
行言去年夏六月不雨至於秋八月苗且盡死州縣懼
無以應貢賦分告秩祀各卽其封撫之宜黃白土山有
唐異僧所宅其身猶在方有請焉霈澤周被實惟陛下
堯父舜子格於皇天龍神效職不失時宜知州事臣孝
祥與所部邑令僚吏與其民之士者農者願因以狀聞
庶幾得大謚永著終古臣伏以出雲爲雨山川攸司顧
取必於昔人解蛻之質如責券探囊無不如意則決非

偶然者且今罔有所馮附而上州下鄉家以爲祀不謂
久而怠爲之請命詎可却哉臣謹昧死請制曰可其賜
普惠大師越明年夏四月大水雨晝夜不止且及縣治
其先縣官有和糴所儲峙數萬斛吏民周章於是命書
至自行在所亟禱之乃霽將告於其祠萬人咸會聲容
隱肖若聞鬼神是歲無枯旱愁霖穀果胥熟其民始相
與謀不可不文其實希謹按所傳聞唐武宗復僧爲民
大師在籍中初不知所從來舍富人婁遜家問其名居
不答問曰吾頗憶由饒州抵此耳人謂饒公尊之也夷
居絕俗若無意於世出則決渠荷鋤以溉治人之田或
宿留白土山山之湫云有龍必並行終日人叵測其爲
久之廬溪上亦無所爲異者它日有叩之乃坐亡鄉人
推墮流水中詰朝必泝至故處上常雲氣蓋三日如此
夜見夢於遜而告曰而不以我歸之山中耶衆遂祠而
奉之水旱疾疫禱之輒應其遠者以瓶甕乞水歸亦應
熙寧二年黃梅令楊傑宿山中夢西序有僧與之語甚
異遲明以物色訪之塑像惟肖楊當時名士也嘗識之
宜不妄竊嘗論會稽之籍人其人至二十六萬有五千

無幾何大復佛寺其人未遽老且死而招賢通之徒高蹈遠遯已莫知在亡其不復祝陞卒老於白衣又有如龜山真人者繇大中至乾寧四五十年於傳錄可考其爲會昌舊人纔十數餘子碌碌與草木共腐良可慨嘆惟大師其鄉里則僧伽之何國其族氏則聖安之亡姓其不自爲表暴則不翅普化萬回之狂顛且無一語落在人聞其死矣而不忘則又如龜山洋山洪山以永歸於人一何異哉宋作神主列聖所以寵佛氏甚至大中符間或五六日錫命者再皆異代之僧也茲莫能揭其號豈無以告於朝抑有所待歟皇帝受禪曾未再期以三百年潛晦之惠發揚於一日因一方之所願欲播告於天下於此見人之有辭則罔不聞其聞也雖幽而不忽嗚呼休哉敢銘刻於石其詞曰

至人之身等虛空人亦無能名其功此所應者來何從蓋自小白華山中惟昔不見法雲公今曷以聞天九重帝之下聽罔不聰有以及人者必封謳譟父老歌兒童但識嘉穀年屢豐不知帝渥新且濃則以此銘詔亡窮里人黃希記

太和院續建塔記

宋 著

聖天子御極之三十年歲嘉定癸未春被旨同知貢舉
訖事奏名客有踵門者坐相目語予曰撫之新進士十
有一人而宜黃居四之一前所希有豈其建塔之徵應
乎且喜且異余蓋未解也未幾何邑大夫程君有俊書
來諭曰自僕詣治斯縣縣不綱罅當室蠹當剔仆當興
漫漶當振刷縣迺治朝冰暮蘂左繩右度以勤此心凡
一毫髮惠利於人赴之若弗及而人以信考且闕月屢
矣違道干譽固平生之所甚戒維縣之南有寺寺有塔

曰太和面直縣庠相傳曰文筆建自紹興壬戌纔六十
有八禩而塔輒壞戊辰以後閱四科詔而奏名春官者
寂無聞焉人心驚疑士氣思振咸曰豈文筆未聳乎故
合詞來請規復其舊因以委貢士許德新邑士劉炎僧
宗信宗安道燈妙端乃址乃築乃材乃石乃陶乃冶羣
力畢鳩隨喜響答其爲費也三百萬縣家實贊其成而
民不知其屑也七其高而尺也百三十其中七寶佛牙
舍利藏焉其上石載國朝以來登科者姓字釋氏千號
與俱目曰千佛塔規模巨麗翬飛輪奐視昔堅好見者
歎仰首事於壬午秋而春甫訖功南宮捷聞有曰許君
夢齡涂君恢萬君開名聯選中則又曰文筆之應如是
其速耶嘗考之縣治縣庠宅山來自兌兌金也塔挺立
巽巳間實居生養貪狼之位貪狼斗魁也實主聰明文
章官職孝義之事陰陽家之說誠多緒矣而文筆之驗
信而不誣幸爲我志之因書始悟踵門者之語竊謂宜
水黃山一縣宅勝峰奇石異連亘嵒峨雙溪滙流環抱
清徹明秀所鍾發爲人物異時論思有人風憲有人封
駁有人爲監爲郎有人其偉節清標凜凜如存觀風宣

化時亦不乏凡以儒科奮者六十有七人况一塔之興
輒復開祥是亦可書也雖然士方潛居約處未得施用
涵育義理周旋禮法及其仕而用也自一身推之一家
而一鄉而天下相觀而善風俗乃成見之宦業視古不
愧南豐先生之記興庠也所謂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
大務在其進之審乎此則地靈人傑又豈特今日之所
觀因其請不置書以復之至若長夜燈光破闇一方信
向用植福田釋氏所謂人天之果不復詳云嘉定三年
春大中大夫權尙書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修

撰朱著記

敬思堂記

宋真德秀

予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堂曰敬思而屬余
爲記余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修身治國之事略備
其與大學中庸蓋異篇而同旨也今吾晉伯能擷其大
要書而揭之以當盥盂之銘匪篤志於學疇克爾邪然
敬也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
然此心之存惟時持養當是時也無事乎思情之既發
淑慝已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
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

然聖賢所學尤在於靜深居燕處忘肆易萌操存之功
莫此爲要曰無不敬者兼動靜而言也儼若思則專以
靜言矣方靜之時何思何慮而若思何也猶鑑之明雖
未照物能照之理無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
兆其理自全正襟肅容儼若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
然以身體之意思自見彼蒙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使如
稿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不思所以爲有思之地而彼
之不思則全委其心於無用焉異端誑人每每如此使
心如無用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綸萬化利
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尙實體於茲動靜循環無
往非敬則有思者寂之感其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
久而將自熟云

龍泉寺重建法堂記

宋 趙希館

撫之宜黃邑郭之北嶺名羅城羣山秀潤一逕深窈有
寺龍泉帝誕之月闔邑官吏肅班墀下祝聖人壽異時
西北流寓混處其間上雨旁風壑淵不給寔以隳廢寺
僧宗信旣祝髮挾錫江浙遍參尊宿久而復歸繼主寺
事慨歎更造力有未裕閱歲滋深戒行精處土俗信向
迺開禧丙寅新演法之堂棟宇峩巍高明爽塏金碧照
映藻飾絢爛於臣子歸美報上爲宜嘉定己卯敞其寺
門壬午盡徹東廡而新之於是環寺內外欽者正壺者

易徹者改佛殿法輪鐘鼓香燈僧房樓閣靡不振整山
川神祇頓發光彩過者起楹真附郭之甲刹也何向焉
庭序之荒蕪而今則簷楹之華煥何向焉苾蒨之鮮少
而今則緇徒之森列良由宗信用志勤勞銖積寸銖靡
假化緣盡傾衣鉢畧無慳恡斯能成就不朽功德是可
嘉也已邑人新嶽陽戶椽鄒君燮比來都城因訪希館
歷敘宗信之堅苦而嘉茲寺之崇成且出示先正提刑
公所撰塑佛像記屬希館記修營之歲月顧曷敢以詞
語淺陋爲辭若乃寺之始立與夫僧之得人固已具載
前記矣竊念希館曩挾臨汀適公剖符是邦苟公知遇
挈之底簡辟致郡幘遂得熏炙公之學問操履爲詳鑒
裁至明豈輕許可則公之舉揚宗信偕其徒弟之賢端
有證矣故樂書之嘉定十五年夏皇弟成州團練使提
舉佑神觀趙希館記

貢士庄記

宋程森

士莫重於所養而愛士者惟恐或失其所養所養之完者固不暇計乎其外而所養之繇以完則有不能不資乎其外自舉子投牒求試於有司而縣次續食之意不聞行有贏糧十無一二病於爨桂炊玉而失口失色於人者多矣嗚呼士吾士也或至於累其所養君子於是

有不憚焉長沙楊侯允恭以舍選高第試邑宜川首闢紫陽之教淑我多士鸞飛魚躍悉歸鼓舞亦既彬彬盛矣貢士有庄自我作古其亦念士之可重在所養而或

失其所養得非我之責與爰咨度積以三年得田百一十餘畝歲收二百八十斛租有籍掌有職繇鄉邑而監漕隆殺豐約行必有贖其經營締創者如是而所望於後來繼今者有加焉而今而後策雋於秋試較藝於春官不必辭東家而西家待饋盼盼然有覲於彼也不必藉口於寸管尺紙而冀一朝之享於富貴人之門也不必趨趨囁囁於奔走伺候之間以索吾抱負之素也宿春聚糧恃以無恐而吾之耿耿者不可勝用矣然則侯之斯舉非殖爾之利實抗爾之志非濡爾之竭實勵爾之節造士之功不亦遠且大哉嗟夫今之爲卿大夫昔之爲士者也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不過曰嚴催科以塞責健拋發以爲能神聽斷以取譽耳鮮有暇爲人材計者侯也力固裕於彼而心又存於此一作新之士氣已百倍薦名直近效耳而且重爲扶持封殖無窮之思焉學道愛人者固如是乎侯之領袖六館森爲諸生乃今資丞是邦絃歌之音日屬乎耳故益嘉其事而且以爲多士告云開慶元年三月望日宣教郎添差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程森記

拙逸齋廬記

元吳澄

宜黃之士樂壽言其邑令李侯之賢可謂今之循良吏
初年從事於一郡一道一省以致仕而宰三邑俱有聲
稱其於人也惻惻閔恤肫肫惠愛救活其死蕃育其生
全性命於天地間者不知幾千人宜黃之政不皦皦不
察察子民如慈父母讀聖賢之書喜程朱之說嚅嚅有
味不止涉其藩隅而已嘗摘周子賦中拙逸二字以名
齋廬及宰宜黃新葺茅屋三間仍揭舊扁雖於先生未
獲識意欲得一語以發拙逸二字之蘊何如予曰君子

由乎道義大公而不私至正而不偏無拙亦無巧也自世俗視之則以君子之循理謹守安分無求者爲拙而以小人之肆欲妄爲僥倖有得爲巧爾周子因人謂已拙而賦之以自實猶陳司敗譏夫子之黨而夫子受之以爲過也若周子所行大中至正之理又惡可以巧拙名也哉且君子廉於取名嗇於取利似若拙矣要其終則有福無禍有安無危未嘗拙也小人巧圖爵祿巧貪貨賂似若巧矣計其後則人禍立見天刑徐及巧固如是乎夫心逸曰休心勞曰拙古有是言也拙者心逸逸則曰休巧者心勞勞則曰拙誰謂曰休者爲拙曰拙者爲巧哉侯其甘拙之名享逸之實逸則真逸拙則非真拙也壽曰某也請以先生之言達於侯侯名復字守道系出女真氏今爲真定人尹漢川尹綏寧尹宜都而遷宜黃尹年月日記

宜黃縣學記

元吳澄

宜黃撫之支邑宋皇祐元年邑令李詳始建學南豐先生曾文定公爲之記學近社稷遺址今不可考後徙城隍廟北紹興初燬鄧令庾改築於縣治之北葉令上達又改築於北門石下而以舊學爲尉治鄧令昌朝病其近水墊隘乃徙今所紹定庚寅鄰寇犯邑官舍民居燬者過半而學獨存淳祐初趙令希黜黎簿瑋更造大成殿御書閣陳尉案祠邑之先達於左右廡寶祐間楊令允恭復新兩廡四齋至元丙子再燬越二年教諭成都

胡璠誼卽其基營構大德乙巳居民失火又燬廉訪分司郝侯鑑巡按適至召諸生議重建以命邑長愛忽都魯時學官去職邑士李仲謀董其役取材於官山士之有力者捐貲以助未幾廟殿成講堂成兩廡從祀之室各五齋舍四各三間中門五間外門六楹立先聖像至大辛亥教諭南豐陳敏子增陶瓦密覆門廡立四配與從祀十子像又繪兩廡七十二子諸儒像祀邑先達樂公以下十二人先是前進士鄒次陳書來徵記至是教諭復以請將刻南豐先生舊記於石以與新記並嗚呼

學校庠序之設自三代至今凡有社有民者率莫之敢後誠以國命繫於人才人才繫於士學也夫士之爲學豈待官之建學哉然而官必建學以居夫士俾爲學者於是乎學焉厚之也上之厚之者如此士之自厚者當何如居學而不爲學自薄也爲學而不知所以學自誤也所以學如之何如南豐先生之記之所云是已嗚呼三代而下正學湮廢士各以其質之所近意之所便爲學學其所學非三代之士所以學者也南豐先生之記在孟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而其言精詳切實體

用兼該有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者宜黃雖小邑自昔
多良士繼自今士之爲學人人能如南豐先生之記之
所云則合乎程接乎孟以上達乎孔氏不待他求也於
心有得也於身有守也於時有用也斯無愧於居是學
矣不然不學者業荒行毀其爲學者又不過誇記覽銜
文辭以釣名聲于利祿而已是豈上之人所期於邑之
士者哉

仙原觀記

元吳澄

仙原觀者乃宜黃縣仙原鄒氏之所創建也鄒儒族世
居縣市之西隅宋治平丁未進士諱極官至度支郎中
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歿葬縣南之小麓墓近有赤松僧
寺掌其洒掃至今二百餘年得所託度支公生湖北轉
運承年轉運又數世而生石城縣丞子宜丞兩與鄉貢
晚以五舉推恩就祿伯子次傳叔子次陳咸淳癸酉聯
貢於鄉甲戌次陳登進士科未授官而宋祚訖徙家刺
桑貢士君次傳三子其一友直仕國朝任韶州路儒學

教授從事廣東憲府其一衆武岡路儒學教授俱先貢
士君而卒無子其季明善承父命嗣伯兄衆子其甥明
善娶同縣樂氏相夫事伯兄伯嫂若父若母之喪無闕
禮頗務生殖夫年四十得疾草頽謂妻曰以弟後兄於
禮不安且吾亦未有子乃求族兄之子壽珍繼伯兄之
後而已歸奉貢士君之祀鞠叔父次陳之孫賈萋爲己
子遂以疾終樂氏遵夫遺言一無所違夫卒之明年泰
定丁卯二月葬待賢鄉之蕭家原塋雙穴以俟回藏請
於道教所得仙原觀額建道觀面墓宅之右前有殿後

有堂楹設鐘鼓如儀左廡右廡外門內庖悉具堂之後
祠屋一間以祀其舅姑與夫施水田計畝七十有五并
畀陸地山林以資守觀者之食用予女孫壻譚觀來乞
文將俾貽諸永久嗚呼予與縣丞君貢士君父子兄弟
交遊見其一門之內敦睦慈良宜無人非鬼責而世珍
無傳可爲惻愴度支公之墓幸託於佛寺貢士君父子
之祠仍託於道觀匪禮之經而中事之權其可也樂氏
名德順孝敬舅姑貞順於夫年未四十而廢存其夫家
之祀於旣絕思深慮遠不以盛隆衰替二其心從一而

終有古令女節婦之風書之可勵薄俗云

迎恩橋記

元吳澄

迎恩橋在宜黃北門外邑人鄧應元獨力所成也天下之至險莫如水一水中隔則兩岸之人不得相往來古聖人作舟以濟不通水大且深必以舟亂流而濟非甚大之水者聯舟亘岸謂之浮橋詩言造舟爲梁是也非甚深之水者豎木爲柱而架梁其上不必浮舟於水也柱有朽壞時後人易之以石墩浮橋不如木柱之安木梁不如石墩之固而斷石之費比之豎木奚啻百倍宜黃二水合流於東北一水自南遶東趨北者源遠而流

稍大一水自西遶北趨東者源近而流差小舊日橋於東岸闊而橋長又趨郡之途稍紆橋號百丈圯易修難宋末橋於北溪狹而費省又趨郡之途差捷橋名豐樂人甚便之東之長橋遂廢然溪狹岸高水不散漫春漲流急橋柱亦不堪水勢國朝縣主簿以橋梁專職疲於屢葺泰定甲子主簿謀建石橋官欲辦而帑無可支民可資而衆不易集僅立二墩石多脆裂功弗克竟天厯庚午邑宰何槐孫勸民出力竟前功而鄧應元慨然以一家力獨當之命良工取堅石結新墩二移舊石護兩岸墩之縱廣七尺橫袤尋有四尺其崇五分其袤之三巨木委積疊加於墩實土贅甍屋以覆之凡十六楹梁之修十共墩之崇役始於仲夏畢於仲冬計費至元準緡錢萬二千有奇將告成而何尹以憂去楊尹景行繼至爲更豐樂之名曰迎恩自書其扁以示嘉獎衆觀石梁牢強堅耐卓偉壯觀謹頌罔已來請文以記鄧氏昔居南鄉之極境父興家好義子嘗客其門應元季子也甫及亂亂比長偕叔氏宅於邑家業豐盛日進稱一邑之甲循理畏法未嘗干涸官府不侈於用不吝於施今

年踰六十矣若此義事心所樂爲利於民甚大而可久
公則賢宰一邑之政私則善事一家之惠俱可書也

宜黃縣三皇廟記

元 吳 澄

醫有學學有廟廟以祀三皇肇自皇元前所未有也夫
上古聖人繼天心立民命開物創法以爲天下利至於
今賴之者莫如三皇也然歷代以來未聞立廟以祀唐
天寶間創立三皇廟與五帝廟同置命有司以時祭享
蓋曰祠古聖云爾非如今日醫學之專廟特祭也當今
路府州縣儒學有孔子廟皆因其舊醫學立三皇廟與
立儒學孔子廟等則新制也宜黃縣儒學重修孔子廟
甲於諸邑而醫學三皇之廟無其所每歲春秋設主於

廢社之屋以行禮延祐元年資陽史君薦爲宰政治明
敏民用丕誠乃及神祀以三皇祠宇未備慨然曰是豈
所以尊古聖欽上制哉於是愍意興造闢廢社之壇以
爲基伐官山之木以爲材人樂助其費身樂親其勞三
年二月禮殿成又一月左右廡內外門成不數月而功
畢繚以周垣塙塙贊贊具完具美設伏羲氏神農氏黃
帝氏三聖人像配享後祀名數位次悉如朝儀書來請
記其事嗚呼吾聞韓子云古而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其事一也三聖人之功在萬世

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矣奚翅醫藥一事哉然神
仙醫藥之伎往往根極先天之卦圖而本草之明品內
經之答問雖或有後人之所依託增飾者然至今爲醫
家方論之祖亦以聖人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故其聰
明睿智之緒餘猶足以周於小物如此皇元崇尚之制
類非議禮聚訟之流所得聞而天下守土之臣欽承帝
制無敢不虔若史君之爲可謂能官也已抑君非獨於
醫學爲然儒學西偏局於地隘莫可展拓君爲節縮冗
費市學外隙地於邑之大家而廣其居又累石作址構

書樓三間於明倫堂之後扁曰仰高書儒行篇於壁以
勵來學史君之仕也所至有能聲宜黃之政此其可稱
可觀者焉

塗山庵記

元吳澄

塗山庵者撫州宜黃涂君允瑞墓所之廬也涂之得姓
本自塗山故生時以之爲號而其墓所仍以之名庵焉
宜黃之涂由豫章徙彬彬文獻之盛百有餘年矣允瑞
名立可以宋咸淳丁卯六月庚子生其先三世鄉貢進
士曾大考驥子紹定辛卯貢大考良佐嘉熙庚子貢考
登寶祐乙卯貢而開慶己未入太學涂姓固爲一邑之
望允瑞尤爲一時之傑蓋詩書芳潤克紹於昔而才識
經綸足稱於今者也其孝友恭讓也規矩繩墨從容禮

法之內然英游豪彥契如膠漆莫或病其臞其後邁侷
儻也精神意氣瀟灑塵埃之表然醇儒莊士親密如弟
兄罔或議其縱東西南北往來大夫士以獲交獲識爲
榮築亭江臯俯臨遐眺因其浦帆寺鐘影響之彷彿而
扁曰小瀟湘其趣遠矣一兄一弟早逝撫其孤教育冠
昏之與己子無異子復子鈞子坦俱務學其二人尙幼
天曆己巳七月乙亥卒十月丁酉葬邑南仙桂鄉之上
池邇先塋也嘗自營構於其側題曰於斯其子復名曰
塗山者蓋於斯如見其父也予每過宜黃允瑞禮予若
其父師及其卒也遠近莫不嘆憶以爲不復有斯人而
予亦云然其將葬也友人侯恭述之以狀其旣葬也宜
春夏鎮誌之而銘坦傳二兄之意求庵記乃爲寫予之
所以嘉於允瑞者如右而所已述已志者不再書

重修儒學記

虞集

宜黃縣學始作於宋皇祐元年己丑其令李詳爲之記者南豐曾文定公也凡二百有二十八年宋亡歸國朝則至元丁丑之歲也縣不改而學隨之屢毀屢作者三十有七年皇慶癸丑廉訪分司郝公鑑命邑長作之則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之所記也今三十有二年有司不知時治積圯弗支至正甲申六月縣令某圖新之學官告之令爲出財以授民之能者度材傭工莫不盡力凡前記所載廟學禮殿講堂門廡祠宇齋舍像設器皿

戶庭塗壁庖庾之屬皆因其舊而更新之撓者易以壯
細者更以巨弊者修之毀者完之增崇者仰高之樓改
作者外門之閣八月望告成命其吏李浩介其邑之學
者譚黼來求記之集既爲書其事讀南豐臨川之文而
嘆焉昔者周公因堯舜禹湯之傳制爲典禮以成文武
之業布之天下傳之後世古昔莫盛焉周道之衰有司
廢墮仲尼思周公之遺緒無其位以行之贊其辭於易
載其蹟於書詠其聲於詩正其法於春秋而周公之制
作盡在是矣若夫儀禮之遺篇儒先之所輯錄有司行

事之儀注缺逸而僅存則有待於推究而折衷以得其
體要是以爲難也斯文之將興經學之粹密有如南豐
曾公求諸聖賢之遺言以考定周官之法度學校之制
見於此篇而吳公之意必欲學者因曾公之言而求諸
程氏之學以達於孟子者蓋必有得於此而後不差也
乃若博學而無要堅辟而自任世固有之苟無得於聖
賢之心以其意識之所及掇拾簡編之餘而用之其不
害於事者幾希矣故非後記不足以盡曾公之意也所
學之士得於先正者如此豈非幸與雖然二公之言爲

天下後世設也非直爲一邑之學而言也特因宜之學而見之耳嗚呼學校盛時論道經邦於朝廷起而行事於百職寄之以民人社稷通之於鄉黨州閭則皆前日之民之後秀讀書治禮習樂於斯者也是以一道德同風俗可以恒久矣夫子在魯絃歌效見於武城則亦寥寥矣乎後世之爲有司者簿書期會之急豈暇治此哉修庠舍以居其人善飲食以安其業聚經史以應其求自今日而言則亦可謂修其職矣其可謂以求備於古昔也哉然而制作或不得有爲於時而學之爲道者在

簡冊舉而行之存乎其人是則可爲也是故曾公盛言之以待後來吳公深言之責諸學者始終先後卒歸於必可行莫備於宜黃兩學記矣夫自一家而論之子弟有塾於父兄矣通一邑而論之細民有待於君子矣推二公之言成學者之業自宜黃始豈不盛乎今歲江西鄉舉二十有二人而宜黃得其三信乎良士之多而可以進於古之學者無疑矣昔者有事於先師必有合也宜黃之視南豐臨川近在鄉域之中矣尸而祝之則而效之二公夫豈遠乎

紫山全真長春觀記 元虞集

元統乙亥春撫州宜黃長春觀住持劉天素志位以奉
新尉譚君霖之書來求記修觀始末譚君子表兄也故
爲叙次其事云觀在縣治西有林麓之勝邑人紫山鄒
廷佐之所作也廷佐世爲邑大家皇慶初遊於臨川見
有爲全身之道者作宮以容其同學有堂以游息至日
如歸曰雲堂又爲靜坐修習之處以槃水置大孟穴其
底如鍼端引水上升俟水滿以爲坐者起止之候曰鉢
堂瞻顧歎息而曰善哉吾邑未有是我當爲之蓋歸而

經營屋室數十間請全真之有聲聞者永嘉金君志陽以爲師表處之環堵之室謂武當王道行剛方有守請主木石之役其規制特草創耳而金君名著四方清侶川至雲合廷佐度不可已乃充大之廷佐求事闡神擘元帥者祠之於中而老君元武殿雲堂鉢堂方丈環室門垣庫庖之屬以次而備特買田五百餘畝以爲之食約主觀者世掌之勿敢有所變易吾子孫亦弗復問也未幾金王二君先後去劉道源谷道位繼之改延福之年嗣漢十八代天師名之曰長春道院而神仙演道掌

教苗真人自京師出文書譏之名曰長春廷佐遂棄家累制黃冠野服而服之食飲寢息於其中而終身當谷道位之時遭歲祲租入不完譚君夫婦以私田六十畝有奇增益之谷沒鄒世賞世傑率邑人與居其觀者請天素主之天素者金君弟子也後聞許旌陽淨明之旨於西山劉玉真先生與金說契居豫章五靈道院不肯來請之力乃曰吾不能以曲謹事施主家吾擇人共事不以私自利者如吾約則可既至期月之間衆廢盡舉居繕而衆安乃曰教必有所自出而混元之祠不居正

位則不知尊乃遷掣祠他所以奉老君譚氏爲塑老君
像及全真傳教諸司與護衛者金銀丹碧之飾燁如也
又爲制年燈几案祠供之具備極堅好皆天素之志也
天素曰吾全真之教自重陽王君一傳爲邱神仙首爲
太祖皇帝所知召見龍蹕啟神武不殺之旨有功於中
原生靈多矣其教之盛非偶然也金君早遊江西遇異
人有得遂入宜陽周山而居稍爲人所知爲立壇宇來
趨之者成市有隱人簡君子者直入坐上坐衆人愕然
不識也而金君識之敬謁惟謹簡君子視之漠如也卽

相攜而出簡不知所往金亦不復還遂至於臨川從鄒
氏之請矣居年餘往龍虎山先天觀後石崖上結草以
居人跡罕到而慕道叅學者以日力始得一造亦不能
久也或得其一語指示信之而自守者蓋亦有之如此
者將二十年山下人有痼疾扶攜請揀君問而脉之卽
愈自是有疾苦者不憚勤勞而至君又去之今在武彙
山中君不髻不冠人謂之金蓬頭云天素又曰昔唐顏
魯公爲撫州刺史凡管內名山仙宇皆爲之大書深刻
於石故五六百年之間莫敢有廢之今後出者適公寓

此邦當出一言以傳信於四方俾勿敗壞焉可也是爲
記元統乙亥春學士崇仁虞集記

金蓬頭號野庵永嘉人遊龍虎山居蓬萊庵據微
君菴孤之會攀陟藤蘿深入雲霧嘗夜坐磐石蛇不
敢近歲旱叩龍井勅龍出警以偈龍騰入水少頃而
雨後隱武夸其高弟方方壺殷破納李西來趙原陽

汪道一等皆以道法著

通志

修社稷壇記

統李仲謀

天開地闢人生其中非土不立非穀不食社爲五土之
祇稷爲原隰能生五穀之祇故言社則必及於稷不可
偏廢者也相古聖人設爲社稷之祀除地爲壇以受風
雨霜露之氣東社西稷壇俱北面壇外有壇各有門非
徒事觀美而已顛頊以共工氏之子勾龍能平水土故
祀以配社以烈山氏之子柱能植百穀故祀以配稷湯
年遇旱始遷柱而以棄代之欲遷勾龍而無可代者至
於今因之未之或改也宜黃爲撫屬縣舊社在縣西陲

國初尚仍舊大德紀元始命郡縣議置新社於西南郊
主簿東平聶珪徙至今所而壇制向背多未如式天曆
己巳令尹資陽何槐孫公講議禮制復度地之廣狹而
定其壇壝之宜壇未訖工而何以憂去官歲久不復治
嗣至圯毀至元丙子有司議重修俾邑南鄒世傑廖文
質董其役工未及施會濟陰陳敬修以儒宗世胄來尹
茲邑於勤民事神之務知所急先一日閱吏牘得修社
壇事儀迺七月初吉率吏民至壇所顧瞻究度圖惟厥
終世傑文質嚮風慕義謹然趨進願協力赴工惟指畫

是從即日伐石取材晨夜展力如理家事於二壇之外
一爲壇各設四門悉如禮制增陶瓦密覆齋廬而正其
欹側墁以甌石外設門屋三間綽以周垣平其道路討
之松柏塗塹丹雘中外一新前奎章閣學士虞公篆書
二字揭之齋廬偉如也八月戊寅落成達魯花赤禿先
率僚佐行秋報禮於時獻薦有壇拜俯有位致齋有廬
登坎有所采盛饗馨牲牢膾肥祀事孔明神其來格其
自今興造用豐年父老觀禮壇下謹曰此令尹之功也
尹以諾邑士李仲謀曰是鄒廖之力也吾豈得以他人

之力爲已功哉子其作文以記之尙有勸於來者余諭
于衆曰郡縣得通祀而遍天下者莫古於社稷蓋以爲
民祈福而報功也守令民之父母若稽祀典舍此將奚
先宜黃新社自創始迄今已四十年經營作輟弗獲大
備今令尹一加之意甫及浹旬而聿觀厥成不亦異乎
然則斯役也微令尹之賢不能致夫人之勉力微二人
之賢亦豈能體令尹之用心哉是可書也已衆皆曰然
遂爲之記至元三年丁丑歲孟春月上澣六日

常熟州儒學教授邑人李仲謀記

